



曹庄遗址：淮河上游的龙山文化印记

本报记者 张 钊

秋日，记者实地探访确山县曹庄遗址。走进确山县城东曹庄村北侧的岗地，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牌静静矗立在田边。抬眼望去，这片高出四周约4米的长方形台地被野草浅浅覆盖，远处沃野平铺，西南方向低山连绵，一条河道隐于北侧田野间。脚下这片看似寻常的岗丘，埋藏着4000多年前龙山先民的聚落遗存，在秋风里静静诉说着淮汝大地悠远厚重的史前文明故事。

确山县地处河南省南部、淮河流域上游，历史绵延千载、文脉底蕴厚重，是淮河文化的重要承载地。境内古遗址分布密集、文化序列完整，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，清晰镌刻着豫南先民繁衍生息、开拓文明的千年轨迹，曹庄遗址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遗存。

曹庄遗址坐落于确山县城东约1公里、曹庄村北侧250米的岗地，区位与地貌得天独厚。遗址南、西两侧依山，北距河道约1.5公里，东侧毗邻广袤平原，山水相依、水源充足、宜居宜耕，是史前先民定居生活、开展生产活动的理想之地。遗址整体为隆起台地，高出周边地面约4米，形制规整、轮廓清晰，呈长方形布局，东西宽144米、南北长150米，总面积21600平方米，规模完整、保存格局清晰。

根据地方文物普查及考古勘探资料记载，曹庄遗址文化层位于地表60厘米以下，总厚度达3.2米，文化堆积丰厚、年代层序清晰，完整保留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信息。1958年、1965年、1968年3次水渠开凿工

程，对遗址北部局部文化层造成一定损毁，其余区域保存相对完好。从勘探剖面来看，遗址上层为浅灰色土层，下层为深灰色文化堆积，地层纯净，遗存单一，全系典型龙山文化遗物，无后期混杂堆积，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。

作为豫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，曹庄遗址遗存丰富、特征鲜明，出土器物涵盖石器、陶器两大类，品类齐全、工艺成熟，集中反映了史前豫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与先民生活风貌。

遗址出土石器器型丰富、功能细化、磨制精湛，极具时代代表性，主要包含三棱、四棱、圆柱形、柳叶形石箭头，以及大型钻孔石镰、石斧、半月形石刀等生产、狩猎工具。各类石器分工明确、实用性极强：多棱、柳叶形石箭头磨制精细、刃口锋利，适配远古狩猎、防卫需求，体现出成熟的精细打磨工艺；大型钻孔石镰、半月形石刀等收割工具的出土，印证当时原始农业已形成规模化耕作模式，农耕技术趋于成熟；石斧广泛用于伐木建房、拓荒垦地，全方位覆盖先民生产劳作场景，充分彰显龙山文化时期豫南先民高超的石器加工技艺。

陶器遗存是曹庄遗址最核心的文化载体，出土标本以黑陶为主、红陶为辅，典型器物包含细绳纹黑陶片、器底残片、圈足黑陶碗、各式黑陶器皿、夹砂红陶鬲、夹砂圆柱足红陶鼎等龙山文化典型器型。遗址黑陶质地细腻、色泽乌黑光亮，烧制工艺严苛、成型规整，是龙山文化“黑陶文明”的直观体现。器物表面的细绳纹装饰，兼具装饰美感与防滑、加固的实用功能；圈足

碗的制式设计，兼顾放置稳定性与使用便捷性，贴合先民日常起居需求。夹砂红陶炊具耐热性强、质地坚固，适配明火高温烧制，有效延长器具使用寿命，印证当时制陶工艺已掌握改良原料、重造生活场景的创新能力，反映出史前手工业的长足发展。

丰厚的地层堆积与品类完备的出土遗物，为研究豫南地区、淮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形态、社会结构、农耕生产、手工业发展、先民生活习惯，提供了系统、珍贵的实物佐证，有效填补了淮河上游的龙山文化区域发展、文化传承、地域特征的研究空白，是梳理豫南史前文明发展脉络的重要标尺。

1963年6月，曹庄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纳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，是确山县乃至驻马店市史前考古的重要地标。多年来，当地文物部门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、原址保护、风貌管控等举措，严控破坏风险，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生地貌与文化地层，为后续考古研究、文脉传承筑牢基础。

立足淮河上游文明谱系，曹庄遗址兼具稀缺性与代表性。其纯正的龙山文化地层、完整的器物组合、清晰的发展脉络，不仅清晰展现了豫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风貌，佐证了中原龙山文化向淮河流域传播、交融、发展的历史过程，更有力印证了豫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研究淮汝地域远古文明起源、南北文化交流、区域文明演进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。③3

朗陵故城：一座古城的千年风云

本报记者 张 钊

金秋十月，天高云淡，正是寻幽探古的好时节。近日，记者来到确山县任店镇，实地探访朗陵故城遗址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立于田畔，放眼望去，残存城垣隐于原野，农田连绵，濠头河在遗址南侧缓缓流淌，西南群山轮廓清晰。107国道自遗址西侧穿行而过，古今道路在此交会。脚下这片土地，曾是存续千余年的郡县治所，埋藏着东周至两汉的城市记忆，也留存着经考古发掘的汉代官道遗迹。

朗陵故城址位于确山县城南约17公里、任店镇南300米处，城址与任店镇隔一条东西向人工干渠，濠头河从遗址南部边缘自西向东汇入汝河。遗址东、北两面为开阔平原，南部、西南部毗邻山区，自古便是南北往来要道，《确山县志》记载此地“为天中奥区，远控荆襄，近依宛洛。其东北旷野平原，与汝洛各界壤地相接牙错……形胜天成”。

故城始建于东周，兴盛于两汉，隋代县治迁出，是淮河北岸一处战略要地。春秋战国时期已筑城，秦代属颍川郡；西汉初置朗陵县，后设朗陵郡。东汉建武年间，光武帝刘秀封大将蒋况为朗陵侯，臧宫之后，其子臧信等三世袭袭朗陵侯爵位；三国曹魏封何曾为朗陵侯，西晋时何曾因辅佐晋武帝之功晋封朗陵公。南北朝时期，这里是南北朝政权争夺的前沿地带，归属几经更迭：刘宋时期于此设置绥城郡，北魏置安阳郡；东魏改朗陵为安昌，设立初安郡，郡治、县治同设于朗陵故城。自南北朝至隋代迁治以来，此地长期作为郡治、县治，累计作为区域行政中心

1300多年，也有文献记载其建制沿革跨度约1700年，在豫南地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1963年6月，朗陵故城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为配合107国道驻马店段拓宽工程，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，对遗址开展抢救性勘探发掘。勘探探明，朗陵故城平面近梯形，城址本体面积约0.4平方公里，整个遗址区总面积约0.9平方公里。四面城墙尚存，东城墙长370米、西城墙长450米、南城墙长820米、北城墙长860米，墙基宽10米至15米。城墙四周各有一处疑似城门缺口，缺口长10米至15米、宽10米至12米。城墙外围环绕一圈壕沟，宽9米至17米，深4.8米见地下水。城内外共发现8处疑似官署、建筑基址的夯土遗迹，另有冶铁遗存1处、灰坑53座、水井14眼、沟2条、窑址1座、道路4条。虽城址规模不大，但城墙、护城河、官署、手工业作坊、道路水系配套齐全，堪称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

考古发掘清理东周、两汉及清代各类遗迹283处，含灰坑221座、灰沟21条、灶4座、房基2座、水井12眼、墓葬15座、道路3条、石砌水渠1段、陶排水设施2处、陶窑址2座。出土大量青砖、筒瓦、板瓦等建筑构件，陶瓮、罐、盆、盂、豆、甗等日用陶器，陶权、纺轮、石臼、磨石、铜镞、铁矛、铁铤、铁镢等生产工具，以及蚁鼻钱、五铢、货泉、大泉五十等钱币标本。遗址水井遗迹中出土陶瓦套接而成

的立柱，这类遗存为河南省内首次发现。

考古发掘最引人关注的，是汉代官道遗存。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掘2条汉代道路，其中1条南北向古道走向几乎与现代107国道重合，被形象称为2000年前的“古国道”。道路开口于第三文化层之下，路面多层叠压，路宽4.4米至5.2米，揭露长度252米；路面由烧土、灰褐色路土构成，留存大量车辙，车辙最深达35厘米，部分车辙内铺垫碎石、陶片加固路面。道路多层叠压、车辙密集，佐证这条古道长期繁忙，道路规格较高。该汉代官道的发现，对研究汉代官道规划、道路修筑养护工艺、古代车辆形制具有极高价值。

2017年，考古发掘取得多项重要成果：厘清朗陵故城城址形制、城墙壕沟走向与城内布局；发现东周、两汉时期道路与完整排水系统；在遗址西北区域清理汉代冶铁废弃物堆积坑；证实朗陵故城地处南北文化交融地带。将其与北京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对比，可为研究汉代县级城邑的规模布局、城市制度、民众生产生活，提供珍贵的一手考古资料。

朗陵故城文化堆积厚重、遗迹类型丰富、出土遗物众多、时代跨度较长。地处中原与江淮交界，是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枢纽。遗址的发掘，厘清了确山地区早期郡县沿革，为研究淮河流域东周至两汉城市文明、手工业生产、南北文化交融提供了实物佐证，是解读天中地区古代郡县治理、交通发展的重要遗址标本。③3

弘道之行在古蔡

□ 段晓波

近期，《弘道之行——孔子周游列国》大型展览在省内外引起轰动。展览以文物和图片为媒介，分“问道”“弘道”“承道”三章，串联孔子周游中原足迹，点亮儒风传承脉络，让“仁”“礼”等儒文化走出典籍，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，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。

古语云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《论语》中的仁礼箴言，历经岁月洗礼，在大地沉淀、回响，儒风绵延不息，影响至今。

2500多年前的孔子，究竟是怎样的人？有学者归结为一句话：孔子就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学者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

乱世之秋，孔子辗转古蔡三载，留下绝粮陈蔡、避雨传经的诸多往事。岁月流转，历史古迹镌刻着圣贤携徒求索的足印。

回望这片故土，于残垣旧迹间，我们感受君子守道的初心，追寻圣贤的执着担当，体悟儒家文化赓续的力量。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陬邑。他三岁丧父，在母亲和外公的教诲下，修习礼仪、博览群书。公元前522年，孔子开班授徒、传道讲学。

孔子曾先后担任过看管仓库、管理畜牧的基层小吏。公元前501年，孔子再次从政，先任中都宰，次年升为小司空，后擢为大国寇，摄相事。

孔子与鲁国执政上卿季桓子等权贵政见不合，心生失望，离开故土，踏上了周游的漫漫征途。

从此，孔子从鲁国的大司空变成了一名流浪者。一位忧伤的老者乘牛车，行走在通向远方的求道之路上。

他用双脚丈量山河，用智慧播撒文化种子。在游历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国期间，他遭遇四次重大危机。

公元前497年，去卫适陈，匡地人（今新乡市长垣市境）误认，“孔子状类阳虎，拘焉五日”。这就是“子畏于匡”的典故出处。

它不只是一场误会，更是儒家“士志于道”的极致体现，守节不移、临难不苟，俨然成为传统志士的精神坐标。

“宋人伐木”发生在公元前493年，在离卫赴曹、适宋的途中，孔子与弟子们习礼于檀树下，宋司马桓魋欲伐树，还想加害孔子。

背景是孔子曾批评桓魋做石椁过于奢侈，二人政见不合。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孔子笃信天命的自信，也彰显临危不惧、知命避患的胆识。

在郑国的都城新郑，孔子师徒走散，独自站在城门外处苦等。有郑国人看到孔子狼狈模样，说：“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

孔子听闻弟子告知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欣然大笑。这份豁达、自嘲、幽默的气度，正是孔子最让人敬佩之处。

公元前489年，孔子受楚邀邀请，离下蔡去楚国都城父会见楚昭王时，在陈蔡之间，被陈、蔡大夫率徒围困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载：“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”随行弟子饥饿困顿，多人病倒。

纵然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糝，孔子依然弦歌讲诵，习礼不息，弦歌不止。陈蔡绝粮，孔子用行动诠释了“君子固穷、不改其志”。

孔子曾引用《诗经》中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”来反问：我们既非犀牛，也非老虎，为什么总徘徊在旷野上。

在生命遭到威胁之际，孔子那些傲岸洒脱的话语，令人心生敬意。

面对诸侯列国一次次拒绝，面对路遇一次次险境，孔子始终没有放弃或动摇弘道之志，反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。

三

蔡国存续近600年，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。春秋以降，蔡国饱受“五霸”争战之苦，特别是楚国的侵扰，迫使其三迁都城，由上蔡、新蔡迁至州来（今安徽寿县一带），称下蔡，渐渐汇入历史嬗变的洪流。

鲁哀公四年（公元前491年），孔子第一次自陈国由北而南，经淮阳、溲阳召陵镇归村入蔡地。

“孔子迁于蔡三岁。”居蔡期间，足迹遍及蔡国的三个都城。孔子到时，上蔡已成废墟。孔子的蔡国之行，在上蔡停留的时间最长，留下的遗迹也最多。蔡地儒家文脉，源自孔子居蔡的弘道历程。

孔子一行路过华破镇，漆雕开得知，急忙前去拜见，孔子应允收其为弟子。古籍载：漆雕开，字子若，少孔子十一岁。习《尚书》，不乐仕。

他们继续前行，来到华破镇陈蔡铺村，过涧曲河时，书简被打湿，弟子便将书简搬到岸边高处晒书。清康熙年间，邑令杨廷望在此建一石坊，上书“孔子晒书台”。陈蔡铺村西南仍留存一处院落，建有祠堂。

孔子游历路过崇礼一带，百姓听说有贤者途经，纷纷围上来。孔子在河畔高台开坛授课。男女老少每日前来听讲“知崇礼卑”的道理。当地百姓深受感化，重孝重礼，乡间极少争吵斗殴。为铭记教化之恩，



孔子晒书台。⑥5

（资料图片）

取“崇德守礼”之意，遂将此地定名为崇德寨，后来演变为崇礼，沿用至今。后人在传道之处植一株槐树，以示纪念。

孔子在古蔡期间，没有得到诸侯重用。可是，他走到哪，教化便带到哪。百姓都来听他讲礼义和仁爱。

公元前490年，孔子居蔡第二年。因“叶公问政”一事，孔子曾到过叶地（今平顶山市叶县一带）。叶公即沈诸梁，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国家。孔子回答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

在往返叶、蔡两地间，途经西平仪封，留下“封人见圣”的典故，孔子于万泉河畔设坛讲学。离开仪封之后，孔子向东进入上蔡；跨过汝水，在黄埠镇蔡埠口留下“子路问津”的故事。这是孔子第二次入蔡地。

公元前489年，孔子师徒再次途经上蔡县华破镇华南村时，遇上连阴天，难以赶路。漆雕开便挽留他们住在家，他家本不富裕，存粮很快耗尽。漆雕开冒雨到鸿隙湖里采藕，让大家充饥，不幸落水遇难，这便是“鸿隙现莲”典故的来源。

漆雕开唯一儿子漆雕辰，字伯龙，习《尚书》，有贤名。漆雕辰生二子，长子漆雕孟方、次子漆雕仲正。漆雕、孟方一脉为漆雕氏之嫡系，世代护墓。家族传有家谱，后裔已传九十一世。

据漆雕氏第八十八代孙漆雕文德与村民民国印回忆，二人儿时曾在漆雕祠上学。祠堂大门外设有上下马牌坊。祠堂为两进院落，前院设东西厢房，后院正殿三间，上方是王羲之题写的“天中道统”匾额。

此时上蔡作为旧都，城垣依旧，市井村落尚存。孔子一行观察侯旧都，体察百姓疾苦。公元前489年，孔子从上蔡出发，经新蔡，赴信阳负函，再过罗山，抵达颍上、下蔡风台。

负函，位于信阳台关，楚城邑，当时安置蔡国遗民的集中地。

孔子一行往返奔波，居无定所，在蔡地前后盘桓。

当年，孔子受邀，从下蔡取道陈国、奔赴楚地拜见楚昭王，行至陈蔡交界郊野（今上蔡县蔡沟镇）时，遭陈、蔡大夫率徒围困。楚国听闻孔子困于陈蔡之间，遣使礼聘孔子，史称“陈蔡绝粮”。

四

晒书台、问津处、干泽堂、厄台等古迹静静矗立；漆雕尊师、绝粮弦歌，一个个故事代代相传，其中有苦难，有悲悯，也有普通人敬重圣贤的烟火气息。

孔子游走在蔡地乡野间，给古蔡大地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印记。

圣人留蔡泽后世，儒风千载润中原。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担当，崇德守礼的教化，“君子固穷”的坚守，大道难行，依旧笃行不怠。这便是儒家精神最动人之处。“蔡地六贤”把孝悌、忠信、礼让的种子扎根乡土，是天中地域文脉的源头之一，也是地方教化、崇文重礼的精神根基。

一方水土，因圣贤过往而厚重；圣贤之道，借一方土地而流传至今。其深远之影响，不只留在古籍和县志的字里行间，更沉淀为当地崇尚读书、尊师重教的民风底色。

2026年9月2日，上蔡七小举办一年级新生“开笔礼”仪式，正衣冠、朱砂启智、三拜礼（拜孔子、师长、父母），诵经典。其宗旨是开笔启蒙启智慧，立德明礼润童心。

类似此种倡导学风的实践，上蔡县蔡沟初中、华破一中、上蔡二中、上蔡二高等学校，立孔子石像，开学季开展诵《论语》、行揖礼等活动，皆是儒家文脉活化传承的生动体现。

从古代圣贤教化乡里到今天校园立像、研学启智，圣贤的智慧跨越千年，持续滋养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。

行走在古蔡大地，每一处遗址、每一首歌谣、每一通碑刻，都是历史留存的精神财富，提醒后世、不忘来路。③3

孔子居蔡地图。⑥5

（网络图片）